

特种兵题材小说印象

□孙 彤

新世纪以来，军事题材的创作总是呈现集团冲锋的态势。首先发起第一轮攻势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随着《亮剑》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后，这种题材小说就出现了兴盛之势。紧接着又是谍战系列作品，像《潜伏》，成功地实现了与影视联姻。新时期，特种兵题材又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势头旺盛。

当前国际形势中，效益是战争的永恒主题，战争越来越向小型化、可控化方向发展。特种作战在战争中的运用领域越来越广，作用发挥也越来越大，特种部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殊作战的独特性决定了其行动的非正规性。文学的发展总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正是基于这种神秘性、惊险性、残酷性，关于特种作战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先是在网络上，继而在荧屏上迅速走红。

军事文学在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同时，对读者的精神旨归也给予了定位。当下特种兵题材的写作都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都是描写当代军营，但如何在更好地融入时代因素的前提下，不失军事文学特色是个问题。特种兵题材小说的兴起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学现象，但不能说是一种文学改良，因为一种文学类型的长足发展都是基于对人文精神的发现和关怀，而此类文学作品还存在着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

进入新世纪以来，兵源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果说上世纪的兵源主要来自农村和军人后代，当代军人的主体则换成了“80后”、“90后”，他们有的是富二代，有的是大学生，他们不再像

我最早看过的军旅影视作品是《红十字方队》，它告诉我年轻的憧憬、梦想、青春的绿和别样的红；我最早看过的军旅小说是《我在天堂等你》，它告诉我一代人慷慨悲壮，带着奉献的豪情和承诺一生不悔；我最早看过的军旅纪实文学是《远东朝鲜战争》，它告诉我保家卫国，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顽强不屈，以至于很多一生致力于研究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对这些在冰天雪地、物资奇缺的情况下迅速移动恶狠狠扑向敌人的中国军人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和满心的敬意。

军事题材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人物群体吸引着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枝独秀中，英雄的高大全形象成为几代人的魂牵梦萦，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日新月异的工农商界，势头才有所削减。历史的风向标不断变换，审美的倾向循环往复，在大国崛起的浪潮中，民族精神的复苏，对铮铮铁骨的呼唤，对英雄主义的再度热望，吹生了又一批军旅题材影视文学作品。于是《亮剑》亮出了有匪气的军人不服输的民族风骨，《潜伏》潜出了有智慧的特工忍耐细致的牺牲精神，新一轮的英雄们轮番登场，以抗战传奇、谍战豪情为题材的作品与宫斗、婆媳战题材鼎足之势，再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效仿，格式化、脸谱化的粗制滥造使得军旅题材又一次遭遇了瓶颈。

一直以来的中国军人形象都是有着传奇色彩的英雄。我们一直不敢像国外那样真实地暴露。其实暴露中不光有人性的弱点，也有闪光的品质。有些痛点触到之后灵魂可以翻天覆地得以升华，总好过不痛不痒。细微的真实，哪怕有点瑕疵的真实才是作品中最生动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读者和观众是真诚宽容的，面对越来越多解密出来的事件，他们的反应告诉我们他们能够接受真实。面对往事的勇气，面对错误的坦诚，面对真实的淡定，我想这体现的是大国气度和盛世之象，有

一个道理。特种兵们区别于传统军人，都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都是有血有肉的可爱战士。但在有些文本中，有些人物就像是一架架战斗机器，长着冰冷坚硬的骨骼，在丛林中像狼一样奔跑，这是一群游离于现实与梦幻间的残酷杀手。没有战争，他们就像闲置的重型武器，在演习和对抗中寻找价值坐标。虽然作者的本意是用“战争”为日渐委靡的国人精神灌注阳刚之气，为“精神侏儒症”患者们补钙，但这种貌似强烈的忧患意识却没有得到充分和正确的阐释与表达。

刘猛在《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中写道：“大家喜欢侦察连和特种部队，可能是有传奇性和神秘色彩，这还是我说的好听的——我要说句不好听的，大家就是有一种残暴的猎奇心理，喜欢看近距离的杀戮，喜欢看短兵相接，喜欢白刃战，觉得刺激好看有欣赏的快感。”暴力成了叙事的一个重要美学元素，一道必不可少的佐料，动作的极度夸张走向了彻底的形式主义，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而热烈的形式快感。暴力叙事成了故事细节建构所必须，成了一种施虐和享虐式的炫目能指。列维·戈茨基曾指出：“艺术就是要我们的神经的能量得到恰当的消耗与耗尽，艺术就使人惊心动魄。”在欣赏暴力叙事文本的过程中，“本我”冲出“自我”的桎梏，让侵犯性的本能通过文本中的人物得到一种替代性的酣畅淋漓的宣泄。

不应该忽略的是，暴力叙事变形地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生命烙印和痕迹。在消费主义时代，暴力成了消费的元素，在对其的消费过程中，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狂暴的嗜血欲望制造着幻想性的需要，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这种渴望宣泄的欲望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最终被社会化为一种文化镶嵌。

真实·真相

□张 虹

魄力对历史进行认真的还原，有自信人民看到今天会加倍理解昨天。

面对昨天，我们在追忆中怀念英雄，想念那个让人血脉贲张的年代，有民族压迫到极点时炎黄子孙发出的最有力量的吼声，有战场上的横刀立马，也有隐蔽战线上的周旋牺牲。但是，军旅题材作品的责任之一是激人以奋起之情的同时，给予人理性的思考，点燃人生的智慧。所以我们的作品不要将历史妖魔化，战争闹剧化。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作品后怀着罗曼蒂克情怀，单相思地把战争想象成出产英雄传奇的肥沃土壤。我想应该有人告诉他们真相，真相是战争不是打游戏，真相是战争中没有人不坏金身，真相是战争中没法上网、没法玩手机、没法微博、没法洗澡甚至吃饱，真相是英雄诚然令人羡慕，但更多的是平凡战士的牺牲。时过境迁当我们还原历史时，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曾走进枪林弹雨的人，不管最终他们是否走了出来，因为他们的身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因为他们是我们冉冉升起的富国强军梦的基石。

活在当下，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感动，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中国军人的故事：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也在儿时看过雷锋、邱少云、董存瑞的故事，憧憬着一身国防绿，也在入伍参军后吃过苦受过罪，甚至流下眼泪。他们平凡得如同撒落在大地上的一颗颗种子，但是种子不同于尘埃的是，可以生根发芽成长，不论是北国的白桦、南

当下军人形象塑造之我见

□贾国祥

近生活、贴近实际，读来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如见其人。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塑造的是特殊环境下的真实，讲述了边防军人秦冲，从过去与俄军上校鲍里斯隔河相望，长期对峙，在中俄联合军演中相遇，联手演习，相互走近又暗中较量，在两人的交锋中，将中俄两军的优长、差异逐一呈现。作者没有回避矛盾，文过饰非，让作品极具现实意义。而曾剑的短篇小说《饭堂哨兵》，讲述的是当下军人生活的一种常态，没有枪林弹雨，不需要舍生忘死，即便你多么不甘平庸，多么渴望轰轰烈烈，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可许多时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平台。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饭堂哨兵，“挺胸抬头”，日复一日坚守着一个在许多人看来可有可无的哨位，卑微、渺小，不为人知。可正因为我们的坚守，在平平淡淡中体现出了军人的风骨和热度，同样不失为“最可爱的人”。裴指海的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看似夸张和荒诞，其实是用反讽的手法，揭露和批判了生活的另一种存在和真实，极具反思的力量。因此，只有深入部队、深入基层、深入到官兵中间，才能够挖掘出好的素材，塑造出贴近实际、时代气息浓郁、个性鲜明、深受读者喜爱的军人形象。

同时，受战争文学的影响，军人经常被塑造成坚毅刚强、英勇无畏的男子汉形象，这是军人的特质之一，本无可厚非。然而，一味地把军人塑造成为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无私奉献，高大全式的“钢铁战士”，或说话粗鲁、独断专行、离经叛道的另类英雄，这种类型化、模式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没有特定的环境相依托，移花接木，嫁接到现在的官兵头上，很容易遭到读者诟病。文学即人学。军人作为人，同样有七情六欲，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心中同样会有波动和彷徨。军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没有挣

在生活中捕捉灵魂脉动

□郑 健

一些评论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很多军事题材作品却显得“很单薄”，不厚重，不深刻。我所理解的单薄，要么太强调“军队”、“军人”、“军事”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填鸭了很多喋喋不休让人厌烦的解释说明，使小说变得无趣而乏味；要么赶时髦地加入很多假想，一味迎合商业化需要，用“军事题材”外衣写“畅销小说”，出现了“抗日英雄武侠化，当代军人偶像化”的情节，并说这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仿佛生活束缚了创作，不天马行空、脱离实际就写不出好作品。军事文学创作怎样不走这两个极端，需要深入生活寻找答案。

没有生活的作品就没有内涵

深邃的思想文化内涵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鲁迅先生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不屑的没有意思的故事，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先生的“开掘要深”，就是要求优秀的文学作品思想文化内涵一定要深邃。脱离生活的作品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曹雪芹曾经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意思是一个作家如果要洞明世事，那就非知道各种各样的世事不可；要练达人情，也就是非具有广阔的人生经验不可。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广度和深度是一个重要因素。肖洛霍夫从小生活在顿河流域，十分了解哥萨克的生活习俗，他用12年时间创作了《静静的顿河》，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评价：“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路遥历时6年创作《平凡的世界》，钻煤

矿、下农村、居陋室，用自己的生命打了一场消耗战。《士兵突击》记录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兰晓龙创作前深入塞外某装甲团，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认真体验部队生活，为了使自己更贴近战士内心世界，他不暴露作家身份，而称自己是机关的打字员……这些事例说明了作家只有扎根生活，向人们提供作者对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生的真切体验，才能赋予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才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

一切创新皆源于生活

我国的军事文学从诞生起一直走的是创新的道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作者为了使一部作品变得“新潮”，企图通过“技术革新”、“假想生活”等方式达到“创新”目的。最后小说的技术手法是更新了，小说所应当坚持的“基本东西”，最能支撑起一个作品也最能打动读者的关键内核却被弱化甚至抛弃了，导致一部作品成了木雕泥塑。当前我们并不缺乏描写军队新事物的作品，各兵种、各地域都有新的情况发生。然而总的来说，这些描写军队“新气象”的作品，并没有形成一条具规模的“新路子”。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一些作家不了解军人，不知道当下的军人在想什么，跳出军人生存的圈子有什么样的情感。想当然地写，脱离军人的生活这个基点，结果成了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致命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句话的重点其实是前半句，而很多人却盲目追求后半句，文学创作已经脱离生活，又何谈高于生活？“新东西”永远是扎入生活深处的人所发现的，作家扎得有多深，发现的东西也就有多新，它不可能被只流于表象观察的作家

所发现。因此，必须扎根生活，方能真正显示出卓越的创造力。

捕捉绿色生活中的灵魂脉动

和平环境中的军人生活内容，与以往波澜壮阔的战争岁月不同，相对于战争岁月，和平期的生活更加细腻丰富，也更加复杂，更加需要作者在军旅生活中剥茧抽丝。和平年代的军人，在保持自己相对封闭独立的生活状态的同时又时刻受着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新时期社会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改革、军事变革、训练模式转型，给当代军人生活带来了思想、感情上的复杂变化。一批又一批带着新观念的社会青年走进军营。他们富有个性的渴求，改变着一直是单色彩的军旅生活。由于人的复杂性构成了军队、军旅生活机体成分的复杂性，呈现出现代军旅生活纷繁的生活全貌。新的纠葛、矛盾、冲突连锁产生，原有的官兵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以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显得笨拙不灵；要求绝对服从的理性和心灵沟通的正常感情需要，二者之间的不融洽成分似乎骤然增大；现代化军事意识与宝贵传统发生了令人惶惑的摩擦……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当代军人心理世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有了新的风雨阴晴、波澜起伏，他们与时俱进地面临着金钱、升迁、享乐等诸多的挑战和诱惑，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这一切正是军营生活的特产，它改变了新时期军事文学描写的核心。

生活给创作提供宝藏，也给脱离生活者提出警告。无论创作手法、写作技巧、选取角度、语言运用、构架设置和美学追求怎么标新立异，没有生活就不能深入人心，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很多文学作品只是昙花一现，沦为浮躁文学、快餐文学，经不起时间的冲洗。既然是军事文学，就离不开军营生活的有力支撑。而作者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在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土壤中发掘金种子，寻找作品的重要支点，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而创作出官兵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孙彤 郑健 张虹 李辉 贾国祥

方的绿榕，还是江南的黄杨、西北的红柳，都可以顽强地扎下根脉，长成参天伟岸、渐渐盈动绿色的大树，如同走进我窗的春天的绿、春天的风、春天的气息、春天的暖，手拉肩并肩地连起了中国的边陲线，13亿人民才得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春天里。这份奉献天长日久是因为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所以，更加弥足珍贵。

面向未来，我们也在期盼中涌动感谢，感谢祖国的繁荣稳定和日益强盛，使得我们的审美可以升华而有了更为广阔包容的视野，能够坦白讲述昨天的故事回顾历史的天空；感谢祖国的自信从容和博大襟怀，使得我们可以有更多角度和层面的思考创作来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看到英雄身后和英雄对面的人们。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期盼有更多好的军旅题材作品井喷而出，能够还原人性、记录平凡、展现真实，让我们看到有着优点和瑕疵的完整的军人，值得尊敬的最可爱的人。

活在当下，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感动，我们有义务告诉大家中国军人的故事：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也在儿时看过雷锋、邱少云、董存瑞的故事，憧憬着一身国防绿，也在入伍参军后吃过苦受过罪，甚至流下眼泪。他们平凡得如同撒落在大地上的一颗颗种子，但是种子不同于尘埃的是，可以生根发芽成长，不论是北国的白桦、南

一个名叫江本胜的化学家，做了个有趣的试验。他将两杯一模一样的水，一杯贴上“你真美、喜欢你”的字条，另一杯则贴上“丑死了、讨厌你”。然后，将它们拿去冷冻、结晶，试验结果让人吃惊。

这位一生致力于水试验的化学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报告说，当你用一颗感恩的心赞美一杯水，它的结晶会美得不可思议；当你用仇恨的心对它时，结晶则相应的如魔鬼的脸一般难看。他更进一步地说：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晶，像这首明快、清爽的曲子一样美丽而工整；而听到对美充满深深祈望的莫扎特的《第40号交响曲》的水，其结晶也竭尽全力展现出一种华丽之美；最妙的是听了肖邦的《离别曲》的水晶，美得小巧玲珑，并分散开来，简直令人惊叹。然后他总结道：“美好的情感与心灵，会对世界产生有益的影响。所以，我们更应该多一些爱与感谢”。

这就是著名的水试验。望着一张姿态万千、精美绝伦的水结晶照片，在我想，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或许是的，宇宙中那些美好的事物，从来都是“爱”的化身。这里，当我们谈论起那些难忘的文学作品时，自然也不会例外。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很美，德伯家的苔丝很美，包法利夫人很美。因为托尔斯泰深爱着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哈代爱苔丝，福楼拜爱包法利夫人。这里，化学家手中的那杯神奇之水，变成了文学家笔下鲜活的形象。他们用一颗充满了爱的心灵，通过文字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水结晶。难怪托尔斯泰在写给甘地的信中，会说出这样的话：“爱，或者以别的名辞来沟通人类的心魂的渴望，是人生的唯一的、最高的法则。”

同样，在那些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美丽的水结晶。读荷马史诗，这部算得上军事文学始祖的作品，我们所读到的，绝非一个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非一个激荡人心的历史故事，更多的是像大海一般汹涌的荷马的眼泪。那一行行动人的诗句，从荷马之口吐落而出，犹如一朵朵花瓣从天飘下。在荷马的叙述里，一切都在光明中复活了。无论是“投影森长的枪矛”，还是“美发的黎明”，无论是“溜圆的盾牌”、“闪亮的云朵”，还是“神圣的大麦”、“有翼飞翔的话语”，这些本来普通的事物，却让荷马擦拭得闪闪发光，发出了神性的光泽，结出了美丽的结晶。我相信，那不是荷马的文学想象，而是他的眼睛看到的事实，他只是把它们如实地述说罢了。

我们自然要问，荷马看见的世界，为何我们却很难得见呢？不要忘了，这位3000年前的游吟诗人，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因此，他唯一的眼睛，只是那颗装满了爱的心灵。在那颗心中，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神圣，就像凡人仰视上帝一样，他仰视着这个世界，仰视着天空的阳光、地上的露珠和脚下的尘土。于是，也就不难想象，从这样一颗纯爱的心灵里流淌出的句子，正如江本胜的描述：“美得不可思议”。于是，史诗中那一段段横冲直撞的叙述，给人留下的却是一张张轮廓鲜明的脸庞和无穷的追忆，于是，那一行行质朴得甚至笨拙的诗句，便获得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因此，我们能否这样说，作者能写出怎样的作品，全在于他拥有一颗怎样的心灵。而文学知识、技巧、手法什么的，只是装苹果的篮子罢了。谁都知道，我们要吃的是苹果，没人要吃篮子。

军事文学的创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常伴随着刺刀、英雄、炮火等刚性的事物，这就更需要军事文学的创作者拥有一颗柔软的荷马之心了。倘若我们只看到黎明，却看不到黎明的美发；只看到枪矛，却看不到枪矛投下的长影；只看到话语，却看不到话语的双翼和飞翔，我们的叙述将会看地摔死在地。托马斯·哈代诠释道：“一个天性敏感的农民，他的生活比一个天性迟钝的国王的生活更广阔、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或许是的，激动人心的不是枪矛，而是枪矛那森长的投影。

荷马写了一场战争，奇妙的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因为荷马有一颗纯爱的心，所以他只看到了世界的纯美。而《战争与和平》、《丧钟为谁而鸣》、《静静的顿河》等经典军事文学作品，似乎都与荷马之心遥相呼应，向我们暗示了一件事实：用悲悯的、纯爱的心，塑造你的英雄与敌人、你的炮火与硝烟，不管你手里有一杯什么样的水，只要你给它装满爱，都会结出无比动人的结晶。

当我们对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生起爱和感恩，包括每块石头，每颗弹壳，每声咒骂，每个疼痛……当我们学会了向它们微笑，始终心怀感恩时，也许我们的心中，便孕育出了像荷马一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坚信不疑，伟大的作品都是爱和感恩的结晶。

身为军事文艺工作者，我想，我们首先要对国家和部队生起无比感恩的心，才会创作出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在一本书上，偶然看到这样的感恩词：“感恩国家的栽培护佑，感恩党的英明领导，感恩父母辛苦养育，感恩老师辛勤教诲，感恩同学关心帮助，感恩农民辛勤劳动，感恩关心帮助及一切付出的人。”或许，这就是创作的全部秘诀。

□李
輝

軍事文學的水試驗